

张贤亮小说选

47.5
5

种

张贤亮



龙 种
张 贤 亮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 3/4 插页5 字数76,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书号: 10151·607 定价: 0.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通过某农场在“四化”建设过程中两种不同思想作风的描写，塑造了龙种、郑福林、穆欣宽等人物的典型形象，鞭挞了农业战线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作品写得气势磅礴，热情洋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真实亲切，语言流畅，生动感人。

插图：张世范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但丁《神曲》（转引自卡尔·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引 子

龙种高大的身躯跪在剧场狭窄的座椅上不安地扭动着。最后，他选定了这种姿势：将肘子支在扶手上，叉开五指，低下头，把脸捂在巨大的手掌里。

可是，孙大钧还在台上滔滔不绝地作着出国考察报告。

“同志们，这些都是我们在蒙特利尔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孙大钧站在闪光的紫色丝绒帷幕前面，食指在空中比划着、指点着。“就比如说他们城市的交通秩序吧，人家就不象我们这样乱糟糟的。我们从东京到加拿大，又到西德，只在渥太华的街上听到过一声汽车喇叭……”

汽车喇叭！这关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什么事？龙种为他的好友感到好臊，象突然被人惊醒了似的，抬起头，红着脸，向剧场两边望了望。

但是，他发现，孙大钧这次报告，却要算在这个剧场里做过的所有报告中最精采，最轰动的一次了。宽敞的大厅里座无虚席，一反平时开大会时人们那种出出进进、交头接耳、看报纸、打瞌睡、织毛衣的常态。自始至终，台下近千名省市各级干部都伸长了脖子，眼睛瞪着孙大钧，静得就和看电影时一样。本来，这个偏远省分的小省城是没有什么“内部电影”的，人们只能从报刊上和电视上看到一些外国生活的一鳞半爪，还半信半疑。现在，这位全省唯一一位坐波音飞机出过洋的厅局级干部，出名的思想解放派来现身说法，使他们不由得不对外国人深为折服了。孙大钧报告的外国城市生活和外国现代化农场的生产情况，对这些出了剧场就要去领导使用马拉犁、二牛抬杠的农民，回到家，吃碗羊肉揪面就以为是最高级享受的本地干部来说，无疑就和神话一般。

“瞧人家外国，啧啧！……”“瞧人家过的啥生活，啧啧！……”如果说会场中还有交头接耳的话，那也不过是这些话而已。

报告到了尾声，有人开始往台上递条子。孙大钧显然累了，用一块雪白的手帕很有风度地按了按发亮的脑门和略微下垂的腮帮，漫不经心而又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几个问题。忽然，他眼睛一

亮，用一种故作郑重的神气拿起一张纸条，伸在离眼睛很远的地方，面带讥讽的微笑，一字字地念道：“请问孙大局长，照你这样讲，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也熄灭了，是不是？”然后，他镇静自若地把这张别有用心条子放在讲台上，向全场扫视一遍，用外交家的口吻回答道：“很遗憾，这次我们考察团的任务，不是到人家国家里去找阶级斗争，而是去学习人家的经营管理，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我无可奉告！”于是，全场哗然，发出一片嘻笑声。

报告会在这种气氛下结束，是再合适不过了。

“到我家去吧，你的车呢？”从剧场出来，站在电影广告画《流浪者》里拉兹的人像下面，孙大钧带着未尽的余兴问，“怎么样，我讲的？”

“不敢恭维，还是那天到机场接你时你说的那一套。”龙种一面冷冷地回答，一面寻找他的司机。他看见周围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孙局长，从他们旁边走过。“我没有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早知道，我还不来了哩。”

“啊！”孙大钧有点失望，但马上又高兴起来，“走吧，到我家去。我给你一样东西，保险你高兴。”

这两个人无论从外表和气质来说，都很不相同。龙种身高一米八二，和所有的大个子一样，背有点佝偻；他鼻梁高耸，嘴唇薄而阔大，一对深邃的大眼睛嵌在突出的眉骨下面，目光深沉冷静。孙大钧却是个矮胖子，从面孔、五官到身躯的四肢没有一样不是滚圆的。他比龙种大几岁，今年已经有五十八了，但看上去还挺精神。这个人生性乐观，会和任何一类人周旋，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被专政、挨批斗，可也没吃过什么大苦。事后，他却跟别人说：“我是怎么过来的？人总得有点阿Q精神——你就当作是儿子打老子好了。”龙种和他在一个牛棚里关过一年多，以后靠边站时也经常来往。一个凭着理论修养和敏锐的判断力，一个凭着天真的直感和主观愿望，谈起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骂起林彪和江青来都很投机，算得上是患难之交了。所以，孙大钧就任省农垦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之后，一定要把当省农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龙种拉到农垦系统来。事情总算在孙大钧出国前办妥了。他把全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农场交给了龙种。

“老太婆，老龙来了！”跨进房门，还没见一个人，孙大钧就叫喊起来，“快，给我们搞几个菜。看！”他拉开摆在客厅里的食品柜，拿出一瓶装潢精致的酒，“五粮液！喝完了，咱们再

来点咖啡，地道的古巴货。”

“我可喝不惯咖啡，”龙种望着兴致勃勃的主人，微微一笑，“那玩意儿苦得很。”

“来吧，坐下。”孙大钧捏着龙种的胳膊，把他塞在沙发上，用一个新式打火机替他点燃香烟。“瞧见没有？电子打火机！唉，想起咱们打游击的时候，用的是啥？打火镰！咱们这一辈子，经过了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现在又过上了电子时代的生活，还不够幸福的吗？哈哈！”

“当然罗，你非常幸福，可我呢？”龙种做了个苦脸，有意用闷闷不乐的表情和他相对照，

“我是铁器时代还没过好哩。几万亩小麦耨在地里；拖拉机、收割机不用它的时候好好的，一用它就坏。你给了我这么个农场，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哩……怎么样？你不是说给我个东西吗？是什么东西？”

“给你个啥东西？”正在这时，孙大钧的老伴端着茶进来，笑着打趣道：“给你找个老伴！”

龙种是孙家的常客。孙大钧虽然是高级干部，又属于思想解放的人物，但他的家庭 and 山沟里农民的家庭一样，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对外人从来不介绍妻子的姓名，所以龙种一直管她叫“老嫂子”。老嫂子最关心的，莫过于龙种的婚姻问题了。龙种原来的妻子是中学教员，在一九六六

年八月喝敌敌畏自杀了。现在，五十岁的人，身边没有老伴，还拉着一个瘦弱的女儿，这在一个家庭妇女的眼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龙种恢复工作后，老嫂子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对象。女方一见他这魁梧的身材（好象女人都喜欢大个子），又是一个大干部，一月能挣一百多块钱，没有一个不愿意的，但龙种却一一回绝了。今天，老嫂子又准备了一个带着一个小女孩的女医生，所以赶快挪动两只解放脚喜盈盈地跑了出来。

“去去去！要你瞎操心。”可是她老头子今天显然有正事和龙种谈，兜头给她泼了瓢冷水。

“老龙对别人介绍的伤了心了。他到了农场，象你给他介绍的那样人不有的是，他不会自己找？”

老嫂子搭讪着出去了，孙大钧才掉过头笑着说：“给你个什么东西？给你全套美国农机！怎么样？”

他本来想卖一些关子以后再抛出这个爆炸性消息，好让龙种大大高兴一番，但让老太婆一搅和，竟在还没有造足气氛时脱口说了出来。他很懊悔，扑在沙发扶手上，期待着龙种的笑容。

“这套美国农机，包括两个移动式喷灌，两台一百二十马力的拖拉机，一台一百五十马力的拖拉机和耕耙播种全套配件，还有能收割玉米、小麦、大豆的联合收割机啦！”他解释说，“这

一套价值一百五十万美金，只用十三个半人就能种三万亩地哩。中央分给我们一套，我把它交给你。我看了，全省只有你能管好。怎样？”

龙种没有象孙大钧想象的那样高兴起来。他从茶几上抽出一支三五牌香烟，用电子打火机点燃，心思重重地说：“老孙，最近我研究了我们农场的现状。我认为，我们当务之急不是增加投资、设备。前些年，农机是分配的，上面一打电话叫去领东西，下面不问需要不需要，一律照收不误。现在，按马力来说，我们的农机已经不少了，可是生产还是上不去，年年赔钱，这问题显然不在机械化不足，而在于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上……”

“你那一套又来了。”孙大钧见他的安排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着急地打断龙种的话，“我们搞了二十年的阶级斗争，科学技术上落后了人家一大截子，我们现在不进口些先进设备来武装自己怎么行？这套农机的确先进。我看过了，耙片伸展开是十八米，可是折叠起来只有三米多，正适合我们农场的道路。播种是由电脑控制的。你听听人家是怎样给农机做广告的：‘驾驶室宽敞舒适，操纵简便灵巧，农民的太太也能运用自如。’你听听，‘农民的太太’。真有意思！”他说完自己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好，就算你给了我这一套美国机器吧，”龙种也笑着说，“十三个半人就能种三万亩地，那么我把剩下的农民太太和农民老爷怎么办呢？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时候，你能再给我一笔钱，让我给这些老爷太太们都安排上适当的工作么？”

和所有聪明而又有洞察力的人一样，他的微笑含着一种嘲讽的意味。在两人争论的时候，这种微笑常常使孙大钧很不舒服。可是这时，老太婆出来救驾了。

“来吧，来吧。”老太婆端着盘子招呼他们。“你们哥儿俩先喝着，热菜等会儿上来。”

“嗯？什么菜？”孙大钧又活泼起来，“海蜇鸡丝拌粉皮，哈，还有色拉！老龙，你别看这是土豆黄瓜，可是西餐。来，来，动筷！‘这是家人的一点小意思’。”他每次请人吃饭，坐下以后，都要学《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请洪常青时说的这句台词，龙种听过无数次了。

“老龙哇，”孙大钧咯咯地嚼着海蜇皮说。

“你怎么现在反而保守了。农业机械化是大方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总会在前进中解决的。重要的是迈开步子，可不能缩手缩脚啊！”

“我也知道迈开步子，可我不能一抬脚就踩到泥塘里。”龙种呷了一口酒，把酒杯往桌上一

蹴，“你知道吗：盲目学习外国，和盲目闭关排外、故步自封同样愚蠢。你在我之前安在上河沿的那位副书记，真叫我头疼。搞的喷灌不敢用，一用起来，十块钱成本打不了一块钱的粮食；搞的什么间复套，简直是在种花花田。种的时候不考虑机械怎么收割。好，现在还有一大半小麦撂在田里。我不怕思想僵化，我就怕这些僵尸们跳芭蕾舞！”

龙种越说越气愤，孙大钧却开怀地笑了。在别人的话里，他只拣能使他高兴的东西听。他仿佛看到了白眼珠大于黑眼珠，说一句话咂三下嘴的郑福林那副自以为是的神气。鸡兔不同笼，他也知道龙种跟这种人搞不到一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总要有许多位置去安抚这些人呀。孙大钧要把龙种拉来当这个重点农场的第一把手，用意也就在于中和一下郑福林的阻碍作用，象发面酸得过头了再放点碱一样。

老太婆端菜进来，看见孙大钧脸上泛起了油光，龙种也满面通红，就把阳台的落地长窗打开。夏日的晚风带着凋谢了的沙枣花和月季的幽香，掠过淡绿色的的确凉窗帘，飘进这间陈设简朴而舒适的客厅。这时，孙大钧收敛起笑容，默默地对付一个熏鱼头；龙种满腹心思地喝着闷酒。老太婆在旁边站了一会，没有机会推荐她的

那位女医生，只得坐在沙发上等着给他们上饭。

“唉，”孙大钧啃完了熏鱼头，居然长出了口气。他想起在他身边和上面，也有许许多多郑福林这样的“宝贝”，他又没有什么对付他们的办法。“咱们不谈这些吧，还是谈谈那套美国农机，怎么样？你准备怎么办？”

“我不准备怎么办。”龙种夹起一片火腿。

“我不想到头来吃嘛吃不成，扔嘛舍不得。况且，这又不是改变我们企业面貌的根本办法。这样吧，老孙！”龙种蓦地抬起头，用带着酒意的灼灼目光盯着孙大钧，“这套美国机器我心领了，我问你要另外一样东西。”

“美国农机你不要，你要什么呢？”孙大钧十分扫兴。他也想不起他手头还有什么东西会使龙种感到兴趣。

“给我企业自主权！”龙种眉尖一挑，“老实说，我答应到农垦系统来，就是为了要实验我的想法。这两年来，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工人的积极性并不显著。提了工资，发了奖金，可收效不大。这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我们在农村调整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而在工厂农场还是按老规矩办事。现在，我想在我们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上摸出一条路子，怎么样？你答应不答应？”

“嗯——”孙大钧端着酒杯沉吟着，“咱们不是早就说好的吗？上河沿的事不就由你说了算吗？你还要什么自主权？”他和一般领导人一样：他愿意给的，不管下面要不要都大方得很，而对下面主动提出的要求，却非常吝惜和警惕。

“不，咱们不要家长式的领导，也不要哥们儿式的领导关系。”龙种深沉地说，“你作为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要正式下达文件，按中央的精神把企业自主权所包括的全部权力都给我，还指定上河沿农场作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老实说，我到上河沿两个多月，除了把工人的固定等级工资制打乱，按工人完成的定额计分，在生产队的总工资中领取报酬外，还什么事都没干哩。我等的就是你回来……”

“你要干什么？”孙大钧疑惑地问，“是南斯拉夫的PKB，还是联产计酬，包产到户？你知道，现在有的农村已经包产到户了哩。”

“说到PKB，咱们只不过学了点皮毛。人家的农业是建立在个体经营上的，工商是组织农业的手段。我们有的国营农场到处摆摊设点开饭馆，跟商业局抢生意，这做法好吗？我不搞这个！”龙种用筷子在桌上指点着，显出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至于什么联产计酬，包产到户，那更是我们得到的报应！要是我们二十多年来一直

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不是吗？而且这个办法是不是适合机械化程度很高、农田集中配套的国营农场还是个问题。我要搞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企业的经济权力交给生产劳动者！”

“嘿嘿！你那套空想社会主义又来了。”孙大钧笑着替龙种斟上酒。“算了吧！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用这个办法，也把生产搞上去了。问题全在于经营管理。”

“哼哼！”龙种冷笑一声。“你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我承认，学习外国资本家管理企业的科学经验，甚至把泰罗工资制搬过来，也能实现现代化。可是，那会不会使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向国家资本转化，造成国家和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这个深远意义是值得考虑的，我看还得走我们自己的路。就是把企业的国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者直接结合起来。在企业内部改革现在的固定等级工资制，实行按劳分配；在企业与企业之间扩大商品经济，实行等价交换；企业的领导由生产者选举，企业自负盈亏。这样，才能使生产劳动者发挥主人翁精神，象郑福林这样的人才能刷下去，我们国民经济的棋才能走活。在那种情况下，工人自己就会产生对科学的企业管理和生产效率更高的机械的需求。到

那时候，别说一套由电脑控制的播种机，就是给我由电脑控制全部作物生长程序的机器我都敢要。可是现在……”

说到这里，龙种猝然停住，摇了摇头，用探询的眼光看着孙大钧。

孙大钧一直埋着硕大的脑袋，拣宫保鸡丁里的花生米细细地嚼，好象在捉摸龙种这番话的含意似的。一会儿，他抬起头，问了一句：

“你是想在企业里取消固定工资制，象农村生产队那样按劳分配，自负盈亏，是不是？”

龙种失望地叹口气。孙大钧并没有领悟他的主张的实质，只抓住了表面上的东西。但他转面一想，这样也好，免得多费唇舌。在抽象思维上，思想解放的孙大钧和思想僵化的郑福林差不了多少，有很多问题对他们越说得越多越纠缠不清。他知道，要是对他们说集体所有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他们还通得过，要说全民所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即使孙大钧这样的人也会吓得跳起来。于是他决定暂时把实质问题放在一边，回答道：

“是的。我看，我们现在这种铁饭碗式的工资制度再延续半个世纪，我们中华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变成最懒惰的民族了。”

“唔——”孙大钧思忖了片刻，慢慢展开了